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二十七回 劉子羽議守四川

建炎四年秋八月，高宗既命岳飛解楚州之圍，岳飛承詔，即領本部人馬起程望楚州進。正值金風驟起，鼓角悲鳴，岳飛大隊人馬抵奉州界，將朝廷所賜衣甲各關與將士，遣人探聽楚州消息。哨馬回報日前鎮撫使趙立與金兵交戰，趙立被殺死，勢已危矣。岳飛大驚，即促兵救應。金撻懶正在攻城，遙見前面旌旗蔽日，戈戟橫空，知是宋軍有人來救援，即下令眾人擺開待之。岳飛部將王貴、傅廣分左右翼殺來，番將高太保急出迎敵。兩下混戰，高太保使一隻流星錘，放無虛落，正門間實陣便走。傅廣不捨，一直趕去，未及百步，高太保勒住馬放出流星錘，望傅廣面門打來，傅廣眼快躲過，正中左臂，負痛墜落馬下。金兵正待向前，中陣岳飛一軍已到，大叫：「羊梟羯奴慢來！」高太保拍馬復戰岳飛。岳飛抖擻威風，舉槍來抵，未數合虜將力怯，措手不及，被岳飛一槍刺透咽喉而死。宋軍救了傅廣，王貴催動後隊殺人金營。

撻懶見宋軍勇猛，彼眾失利，連忙退走於秦州。岳飛引軍入楚州城，安撫人民。楚州圍已解，殺死大將高太保，生擒虜將阿主孛董並裡真、阿主裡及白打裡等七十餘人，差人押送行在所。

高宗甚喜，頒詔獎諭岳飛。詔曰，

敕岳飛節義忠勇，無愧古人。所至不擾，民不知有兵也。所向必克，寇始畏其威也。朕甚嘉焉。方今國步艱難，非卿等朕孰與圖復中土者耶。奈何江表尚多遺寇，卿可竭力措置，擒獲必期淨盡，無使越境，為朕之憂。姑賜卿金注碗一副、盞十隻，聊以不永懷也。故敕。建炎四年八月日付岳飛。

岳飛承詔，望帝闕謝恩畢，與天使正在陪話間，只見報到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領兵出奉州來策應，正遇金撻懶人馬，遣偏將王滿德於半路邀擊之，屢戰屢勝，金兵退去。岳飛具本奏聞，高宗覽表，復差人齎敕與岳飛。岳飛拜而受之，詔曰：敕近據劉光世差王滿德等協率軍馬，過江之後，屢奏戰捷，殺獲金人甚多。賊寇久駐江淮，即漸抽退。其未去者數雖未多，若不乘勢剿除，終作腹心之患。當國步艱難之際，正諸將立功報國之秋也。岳飛奮命許國，忠勞甚著，朕嘗嘉之。今可與劉光世所遣將王滿德等，協並進往衛州等處，殺伐金賊，期於剿撲，當議不次推賞。故敕。建炎四年八月日付岳飛。

卻說金撻懶數十萬人馬，被岳飛、劉光世前後截殺折去了大半，急引殘眾趨延安與婁室相合，取了保安，軍徑出富平而來，鋒刃精銳，兵勢復振。消息傳入秦州，張濬知之，檄召熙河劉錫、秦鳳孫偃、涇原劉錡、環慶趙哲四路經略使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，以劉錫為統帥，迎敵決戰。前軍統制王彥諫曰：「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，若少不利，則五路俱失，不如且屯利、閿、興、洋以固根本。敵人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，萬一不勝，未大失也。」濬不從。劉子羽亦力言敵人尚未深入，而先動四路之兵，倘眾心不一致，失機則關陝未可保也。」濬曰：「吾寧不知此？顧東南事方急，不得不為是耳。」吳玠、郭浩皆曰：「敵鋒方銳，宜各守要害，俟其兵憊而乘之。彼不暇為謀，一戰可以成功。」濬亦不聽，遂進兵於富平。時劉錫、孫偃等各引兵來到，張濬大開牙帳，集諸將議戰。玠曰：「兵以利動，今地勢不利，未見其可，宜擇高阜據之，以備敵人深入。」諸將皆曰：「我眾彼寡，又前阻葦澤，敵有騎亦不能施，何用更徙他處？」趙哲曰：「金虜未深入，欲延遲以挫吾軍銳氣。明公當鼓噪迎敵，勿成敵人之謀。」張濬曰：「趙哲之言是也。」即遣其引本部人馬屯澤口，截虜寇來路，「切須用力戰守，若爾一路有失，則吾軍皆休矣。」趙哲領兵去了。又令劉錡引精騎出富平，繞撻懶寨柵，統帥劉錫為先鋒。張濬分遣已定，眾人各依令而行。

卻說金撻懶與婁室等聽知宋軍會合，出富平邀戰，自相謀曰：「宋兵遠集，利在急戰，可將人馬分作兩處，一從富平迎敵，一從澤口攻擊，宋軍前後救援不及，必勝之道也。」婁室曰：「此計正合我意。」遂與撻懶分作兩路而進。且說撻懶一支軍馬從富平隘口，盡是蘆葦亂草水濕之地，不堪前進。左邊山勢峻險，虜寇恐有埋伏，悄悄而進。令眾人砍下柴木，帶葉囊土，籍淖平行。將近宋壁，嚴整隊伍，多張旗幟，金鼓大作。前鋒劉錫見虜兵薄諸營，即引本部人馬抵敵。金撻懶身披銅鎧，手執金槍，一匹馬直衝過來。劉錫舞刀交還，二人戰上數合，只見虜騎四下並擊，劉錫與之力戰不能取勝。右壁軍劉錡策馬來應，撻懶部將撒裡麼哥舉槍接住劉錡交鋒。劉錡揮動步騎，鼓勇爭先，在軍中左右衝突，殺死金兵頗多，與撒裡麼哥鏖戰數十合，勝敗未分。忽報澤口金兵以鐵騎二萬直搗趙哲寨柵，趙哲軍潰，胡兵卷地殺來。劉錡大驚，棄了番將，部一支軍殺奔澤口來援。壁壘已為敵人所破，趙哲先自離伍逃走，劉錡復殺出。比及吳玠知之，亦部兵來到，將校望見塵起，遂驚而遁。劉錫見諸軍皆潰，不敢戀戰，亦自逃回中軍。虜眾縱火燒劫寨柵，南軍大敗，焚去輜重衣甲不可勝計。婁室乘勢追殺，劉錡與吳玠為後殿，抵住追兵，因是眾軍保全而回。張濬聞諸軍失利，歎曰：「悔不聽王彥等之言，致有喪敗，吾之咎也。」金兵自富平之捷，兵勢愈壯，關陝大震。張濬恐敵人深入，復引眾退保秦州。張濬召趙哲入責之，曰：「吾令汝守澤口乃吾軍之本也，領此重任，遇敵人而先部下逃走，致令敗兵失地，皆汝之過？」叱左右推出斬訖，獻頭於階下。又喚劉錫曰：「爾為統軍，如何不前後救援？致有疏失，罪同趙哲。」令斬之以正軍法。劉錫曰：「某自領兵與敵人死戰，虜寇作二路而進，比知賊擊哲營，又被金兵衝殺。恐失中軍，急回保守，非錫之不救也。」濬怒不解，免其誅而安置於合州。下令命諸將各還本路，遣人上書待罪。帝手詔慰勉之。詔下秦州，張濬見上不允其請，因命吳玠守和尚原，自引親兵巡守興州。時輜重焚棄，將士散亡，惟親兵千餘以隨，人情大沮。或請濬曰：「興州險阻，敵人未敢深入，莫若徙治夔州參軍事，庶便戰鬥。」劉子羽叱之曰：「孺子可斬也！四川全盛，敵人欲入寇久矣，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，未敢遽窺。倘今不堅守，縱使深入，而吾僻處夔峽，遂與關中聲援不聞，進退失計，悔將何及？今幸敵方肆掠，未逼近郡，宣司但當留駐興州，外係關中之望，內安全蜀之心，急遣官屬出關，呼召諸將，收集散亡，分佈隘險，堅壁固壘，觀釁而動，庶可以補前愆耳。何以徙夔州以為退縮之計哉！」張濬然其言，謂子羽曰：「只軍中無敢出關以收集眾者。」子羽曰：「身任國事，寧自惜哉！子羽願往召之。」濬大喜，即遣子羽行。子羽乃單騎至秦州，召諸亡將。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，及聞子羽至，大喜，悉以其眾來會，凡十餘萬人，軍勢復振。子羽因請吳玠扼險於鳳翔大散關，以斷敵之來路。關師古聚熙河兵屯岷州大潭。孫偃、賈世方聚涇原、鳳翔兵於階、成、鳳三州以固蜀口。濬皆從之。